

雨花忠魂

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栽种一棵碧桃

施滉烈士传



蒋亚林 著

施滉(1900-1934)

云南洱源人。1916年考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4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1927年3月加入美国共产党。1929年被派往莫斯科任少年共产国际翻译。1930年回国，在中共中央从事翻译工作。1931年赴香港任海员工会秘书。1932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933年7月在北平被捕，解来南京，1934年牺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栽种一棵碧桃：施混烈士传 / 蒋亚林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7

（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ISBN 978-7-5399-9764-3

I. ①栽… II. ①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5331 号

书 名 栽种一棵碧桃：施混烈士传

著 者 蒋亚林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聂 斌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764-3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

丛书编委会名单

王燕文 徐 宁 张亚青

万建清 范小青 韩松林

汪 政 张红军 闫海燕

信念之光 民族脊梁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李 强

南京雨花台，是一处历史名迹，更是一个革命圣地。它风光秀丽，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吟哦诗篇；它壮怀激烈，众多先贤志士在此演绎壮丽人生；它记忆殷红，无数革命先烈、共产党人在此献出宝贵生命。近现代以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中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组织编写的“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丛书，以真实的人物故事，生动诠释了雨花英烈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壮举。恽代英、邓中夏、何宝珍、施滢、徐楚光、陈原道等，这一个个英烈，是不灭的火种、不朽的丰碑，闪耀着革命信念的

光芒，挺起了民族不屈的脊梁。“雨花忠魂”丛书，是深沉的革命历史见证，是深厚的红色文化传承，是深刻的思想教育启迪，展现了江苏作家对革命历史的正确认识、对雨花英烈的景仰之情、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追求。

现在，江苏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战略部署，积极投身“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实践，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缅怀雨花英烈，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和不朽精神，从中汲取养分与力量，砥砺全省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我们弘扬雨花英烈精神，就是要在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引导人们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以此告慰那些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辈们。

源

一座小小的城，它的名字叫洱源。

没听说过洱源，可曾听说过洱海？苍山洱海，域中胜境，西南边陲的一颗明珠。它，烟波浩渺，清澈深碧，苍山远护，绿树环绕，喜欢远足者，不少人可能领略过它的壮美风光。它是云南省的第二大淡水湖，总面积两百多平方千米。试问，如此浩瀚的湖泊出现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原，它的水源在哪里？

在洱源。

洱源是个县，在中国两千多个县中，它很不起眼，排列靠后，但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水源丰富，河流众多。如果你腾空而起，驾祥云绕整个县境飞行一周，你会

发现，苍茫无际的洱源大地上蜿蜒着一根根银线，它们时粗时细，纵横交错，在黑色的大地上闪闪发光。它们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河，是洱海的源。翻阅书本后你会知道，那根最粗的银线是黑惠江，那条扭来扭去像扭秧歌似的银线，是弥苴河，此外还有永安江、罗时河；那些像大一块镜子小一块镜子散落在大地上的，是海西海、茈碧湖、绿玉池、东湖……据统计，洱源境内有大河小河九十多条，从周围的马鞍山、罗坪山、西罗坪山流下来的溪流多达三百七十多道。它们自由散漫，无拘无束，从洱源县的四面八方赶来，最终往同一个方向奔涌，汇聚，成为一片浩大的水域，这就是洱海。

洱源，名副其实的洱海之源。

由此引起了我的联想。人类任何一桩辉煌壮丽事业的实现，其实都离不开一大批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这一大批不懈的努力者，不就是洱源大地上那一条条银丝般的河流吗？他们的力量最初可能是细弱的，但经过不停地努力、奋斗，小河变成大河，大河汇成湖泊，汇成海，那个天上的理想就成为大地上的花朵灿烂开放了。

为此，生活在共和国今天的我们，请记住一个名字：施滉。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一个春秋，但他却站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座碑见诸今天清华大学老图书馆大厅的北壁，洁白的大理石碑体上镌刻着四行金字：

他是清华最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洱源，正是施滉的故乡。

施滉，如同他故乡洱源的一道山溪，他把自己奋斗的一生汇入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大海。

目 录

001 源

第一章 一颗种子的启航

001 孝子坊
006 读书好少年
010 香蕉
013 严苛的校规
015 英雄的光辉
018 遭遇不公

第二章 青青园中葵

024 新天地
029 穷困像海浪一样打来
035 爱的涟漪
038 “我们应该为社会做些什么？”

第三章 求索的路

045 风雨中呐喊
053 民权的果实
057 栽种一棵碧桃
061 秘密的“超桃”

第四章 高山与大河

071 毕业前夕
076 与李达钊一席谈
083 回故乡
092 拜见大元帅

098	毕业歌
	第五章 在斯坦福大学
103	教授的赏识
108	两地书
113	欢聚
116	在杏花村餐馆
	第六章 阳光下
121	与莱文书记会谈
126	伯克利会议
130	资金的困扰
136	小小印刷所
141	开花的日子
	第七章 暗夜中的闪电
144	风雨如磐
148	燃烧的激情
153	家书抵万金
158	无产者的艰窘
	第八章 忠诚
163	教授的反目
168	暖流
171	从古巴到莫斯科
175	小琦生的询问
180	特别的嘱托
186	花开
192	施滉年谱
194	主要参考资料

第一章

一颗种子的启航

孝子坊

孝子坊是施滉的故乡，在云南省洱源县。

洱源县城不大，是个老城。施滉出生时，四周的城墙虽已残破，但围合得还算完整。青黑的墙砖，“凹”字形的城垛，南北一条石板铺的笔直驰道，驰道两边排满了柴米油盐四行八作的店铺，高耸的城门楼映衬着西南高原很青很蓝的天空，巍然而古气。城门外是一条水色幽深的护城河。出城门一直北行，放眼望去，远处一朵黑云垂向大地，往前走走定睛再看，不是黑

云，是一棵参天古树，古树下，是一片黄黑斑驳、高低错落的古村落。此村方志上有记载，曰：孝子坊。

孝子坊，顾名思义，历史上出过孝子。孝子是谁，如何行孝并且赢得世人褒赞立起牌坊，牌坊是木质的，抑或石头的，志书上没有具体记载。尤其解放后经过十年浩劫，仁义忠孝成了封建糟粕，通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座木头的或石头的牌坊被推而倒之，历史的文脉从此断开，以致今天再想探本穷源寻找出一点孝子坊的遗迹已很困难。很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孝子坊的称谓今已不存，“破四旧，立四新”的“文革”时期已改作“古槐村”。呼之古槐村，倒也恰当，村口立着的那棵饱经风雨参天蔽日的古槐，不正是古老村落招扬的旗帜？

施滢在孝子坊出生的那一年是1900年。

1900年的孝子坊，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蓝的天，白的云，村子周围流淌着一条条清亮的小溪。往远看，东边有山，北边有山，典型的“远山横翠微”。山上宝贝很多，有可以采下来背到城里山货店卖钱的松子、木耳、茯苓，有香甜好吃的梨子、榛子、胡桃、山楂，有山鸡、野兔、獾、金孔雀，当然也有狼，野猪……小的时候，施滢没有进过山。上山会被熊吃掉，大人这么警告过。

施滢小时候，主要跟母亲在家里。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山乡劳动妇女。她在家开一爿小小的豆腐脑作坊，每天磨豆腐，卖豆腐脑。家里还有田，农忙季节有各种活要做，再加上一日三餐洗衣浆裳，因此，一天到晚没有消停的时候。小的时候，施滢总是跟着母亲。母亲到井上洗菜汰衣服，他跟过去。井在古槐树下，是村里唯一的一口井，母亲不许施滢靠近，只许在远处玩。井有井栏，井口很深，井台用石头砌成，很大的一片。每天傍晚或黄昏，井台上总有好多人，阳光下，打水的、洗菜的、汰衣服的，热热闹闹，说笑不断。

母亲下地，施滢跟着下地。村子周围都是田，山里的田不规整，一条条，一块块，高高低低。春天麦苗青青，母亲过来薅草上肥。夏

天麦子熟了，母亲头上扎一块家织布的头巾，请两个本族的亲戚跟她一道割麦。秋天黄豆老了，母亲弯腰在田里拔豆秆。母亲在田里忙，施滉在田埂上玩，捉青虫，斗蚰蚰，拔狗尾巴草，看蚂蚁搬家……母亲做完活回家，施滉跟着母亲回家。太阳西斜，山坳子里晚霞烧得通红，村里巷道弯弯曲曲，巷道两边黄泥的院墙、石头的屋墙，东家屋前的石碾，西家后院的枣树，都被晚霞浇上了一层红油。

家里因为磨豆腐做豆腐脑，田里黄豆长得特多，施滉对收黄豆有着特别深的记忆。深秋，黄豆连着秆子拔回，母亲把它们铺在屋场上，太阳热辣辣地晒上一天，第二天再晒到中午，豆荚就“哗哗剥剥”炸了，声音细而轻脆。母亲一听到这声响，连忙把手里的事丢下，头上扎起一条头巾，到屋场上打连枷了。打连枷是一项挺费劲的活，连枷甩起来，连枷头高高飞过头顶，在蓝天上来一个360度的大翻身，“叭”的一声重重拍下，晒得崩脆透干的豆秆上的豆荚被拍开，黄豆一颗颗蹦将出来，“噼里叭啦”飞溅，打到手上，打到膀上，打到脸上，生疼！豆粒到处滴溜溜滚。连枷打过了，用木杈把豆秆叉去，屋场上剩下的就全是黄灿灿的豆子了。

母亲磨豆腐之前，每天都要拣豆子。豆子用大瓢从笆斗里舀出，“哗”地倒到筛子里，母亲坐在凳上拣。母亲拣豆子，施滉也把小手伸进筛子学着母亲的样子拣。施滉不知道豆子里夹有砂粒、泥块，以及霉变发黑的豆子，母亲把它们拣出来给他看，教他分辨。慢慢地，施滉也会了，拣呀拣，面前筛子里有了一堆好豆子，母亲夸他能，要他不拣了，去找邻居家小朋友玩，施滉望着母亲，摇摇头，继续拣。

拣豆子属于轻松活。豆子拣好了，母亲把它们放在桶里泡，泡开了，泡花了，上磨子磨。磨盘虽由驴子拉着，但人要抓一只瓢跟着它转，不时往磨眼里加豆子。豆子磨好了，要把渣子滤掉，浆盛到大锅里煮。豆浆开锅的时候，锅盖一掀，白蒙蒙的雾气腾满了屋子，这时看不到母亲的脸，只看到不停忙碌的母亲模糊的身影。除了白蒙蒙的雾气，还有很浓很好闻的豆浆香。每当这时，母亲总要拿一只粗瓷

的，外口铜过疤的碗，盛一碗给施混喝。豆浆烧开了，接下来点卤。点过卤，豆腐脑就做好了，母亲用两只带系绳的木桶挑着它们进城卖。在施混的脑海中，有着无数幅母亲挑着豆腐担子从屋里往外走，抬脚跨过大门槛，向天光亮亮的外面走去的画面。这一幕情景定格在施混童年的记忆中，以致后来远离故乡漂流海外的若干年里，每当想起故乡，想起家，这一幅情景总会温暖而鲜活地浮现在眼前。

施混对母亲的记忆始终与勤劳连接在一起，母亲用她默默的劳作作为劳动者作了最好的诠释。施混在他后来的学习与工作中，不辞劳苦，埋头苦干，有时甚至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是否因为禀承了母亲勤劳的天性？应该说，多少有些血脉关联吧。

如果说，母亲传给了施混吃苦耐劳的禀质，那么，父亲则给少年施混的心灵点上了一盏灯，为他精神的天空画了一道虹。它们使尚处懵懂状态的施混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着要往高处走，要往大处走。施混最初的发轫与后来事业上的辉煌，受父亲的影响巨大。从后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施混生命历程的一些重要关口，这位身为小学老师的普通父亲，总是不期然地出现，给他以安慰，给他以鼓舞，给他以力量。可以说，他那若隐若现的身影伴随了施混一生。这是一种真正的血肉交融，是一种超越尘俗的生命大爱。为此，我们要记住他，施德培，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父亲本名赵怀清，因入赘施家，故而更名施德培。何以入赘？按常情猜测，应该是施家生活小康，赵家日子寒苦，或子女众多、家庭艰难等等。从后面叙述的情况看，入赘不是在他成亲之日，而是在他少年读书之前。因为相关资料告诉我们，施家的主人，也即施德培的岳父乃满清举人，他对这位倒插门的女婿教育很严，施德培青年时代是清朝文生，进入过上级师范。试想，如果不是因为娃娃亲进入施家，施德培的岳父怎么对自己的女婿实施他的教育计划，使他受到良好的知识教育，从而成婚后走上教育工作的岗位，挑起养家糊口的家庭重担？倒插门的身份虽使施德培心灵深处打上了屈辱的烙印，但平心而

论，他对他的举人岳父还是十分感恩的。因为他的严格教育，使得施德培这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嫖不赌，恪守礼教，忠于职守，在地方上赢得了好名声。

施家的小康日子到施德培入赘的时候，想来已经走下坡路了。作为大家庭中一柱擎天的岳父大人虽有过举人的身份，但我们从鲁迅先生的小说中看到，辛亥之后，时移世易，什么举人老爷，什么长衫秀才，都跟那位孔乙己差不了多少，全没有早先的威风势头了。入赘的女婿就是儿，成了婚，就该给他一份家业，于是分给他两间屋，一片小小的豆腐坊。光靠几亩山地与卖豆腐脑，日子不可能过出香味，施德培是优等师范的出身，于是在得到岳父大人的指引后，背着搭裢，出门教私塾，或者做小学老师去了。

施滉最初对父亲的记忆是模糊的，记得较为清楚的，是父亲挑水。父亲在外教书，居家的日子少。家里因为磨豆腐做豆腐脑，用水多，父亲早上出门前，总要给母亲挑两担水。父亲挑水进门时，因肩上压着两只盛得满满当当的水桶，脚步不得不慢下来，悠悠地，跨门槛，移步。水桶进了门里，有水滴子滴下来，地上滴成一条线，湿湿的发亮。到了灶间，水桶停下，父亲弯腰拎起一只，“哗”地倒到大缸里，缸里水翻腾，四下漾。放下空桶，又拎起一只，“哗——！”倒下去。

父亲给施滉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前给人家写春联。孝子坊几十号人，识字的没有几个，要过年了，家家门上要贴春联，于是一个个卷着红纸来找父亲。父亲一点不摆架子，都很客气地收下，将红纸折叠，裁好，墨蘸得饱饱地写，写好的春联一张张放在地上晾。施滉站在旁边看，不时帮父亲捺住一下纸角，或者把纸拖一下。村民有的袖着手站在旁边立等，有的丢下红纸先回，之后来取。请父亲写春联，村民们很少空手来的，一把地里长的菜，二三斤枣子，一升红豆，这是最常规的。门楼高写得多的户家，往往带两条鱼，或一块熏肉来。父亲都不肯收，跟人家推来推去，最后推脱不掉，只好收下。一年一度的写

春联，让父亲在孝子坊体现了价值，赢得了荣光，这种荣光在聚向父亲的同时，也使站在桌子旁边作为儿子的施滉，从村民们质朴感激的笑脸上，得到了一种别样的感受。

施滉在家是长子，长子是一个家庭理想的风帆。施德培早在1900年听到儿子“哇”的那一声向这世界报到的稚嫩而尖利的哭声时，心中是多么兴奋，多么激动呀！儿子出世了，一个新世界开始了。身为施家的倒插门女婿，施德培虽也受到尊重，但来自生命底里的一种委屈不时使他心中泛酸。儿子的出世，使他脚底腾起一股热力，一股劲。当时他就横下一条心，他要让儿子健康快乐地成长，长成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有出息的人，一个男子汉，一棵挺拔高大的树！他要让这棵树扫去他生命中的阴影，照亮他的天空！照亮他的未来！

读书好少年

施滉从小聪颖好学，早期的启蒙教育是由母亲与父亲共同完成。母亲虽大字不识一个，缺少对儿女的教育意识，但她身体力行，给施滉上了一堂又一堂最完美的劳动课。教施滉识文断字，传授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当然是身为教书先生的父亲的事了。施滉有一妹，按传统观点，读书进学非属女孩子本业，因此施德培在把大量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的同时，对他的早期教育十分看重。他每天从学堂回来，一有空就坐下来教施滉认字：“天”“地”“人”，“日”“月”“星”，每个字用毛笔写在方纸片上，将字义讲解给他听。又教他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再又教他握管搦笔，每天对着帖写两张仿。哪一笔写得好，在上面打一个勾，哪一笔写得不好，在上面打一个叉，反复练。

施滉正式进学堂念书是在1905年，这一年他6岁。

父亲施德培为了求一个好学校，让儿子真正走一条规范的读书之路，带着他离开了家乡，来到了一百多里外的剑川县乔后井。

乔后井是个镇，历史上以生产井盐著称，一段时期内曾经人烟稠

密，十分富庶。乔后井有座小学，叫乔后井小学，施滉的父亲施德培随同儿子在里面教书。

第一次来到异地他乡，施滉对一切感到新鲜而好奇。父亲教书严谨，在校十分忙碌，回到宿舍总是很迟。施滉的同学都是镇上人，下了学一个个背着书包回家，施滉没地方去，只好一个人回到学校里的宿舍。宿舍在一个废弃的老庙的楼上，木楼梯一阶阶上去，廊道是踩上去咚咚作响的木地板，有缝隙可看到下面。宿舍是由原来的藏经楼隔开的。施滉温完书，写完字，不见父亲回来，一个人坐在窗口发呆。窗是木樞窗，木樞里装着玻璃。窗外有麻雀在飞，天很蓝，很静，这种静施滉从未遇到过，心里有些害怕。傍晚，西边的晚霞映在窗子上，红红的，像着了火。冬天落雪，一夜下来，木樞窗的窗台上堆满了雪，白白的，很干净。窗子下面有梅树，蜡梅开得金黄灿烂。看着梅花，施滉想起一首古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么冷的天，其他花都谢了，为什么梅花一点不怕冷，开得这么旺盛？一只鸟飞过来，在枝上歇下，鸟一跳，雪从枝头簌簌落下……施滉经常就这么静静地坐在窗口，一直坐到父亲回来。乔后井几年的小学生活，养成了施滉沉静多思的性格。

施滉十三岁小学毕业，国语、算术在全年级排名第一，自然与美术均为优等。父亲对儿子很满意，儿子的学习没有让他操心，平时对儿子叮嘱的话都起了作用，儿子是好儿子，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将来肯定有出息！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施滉随父亲回了一趟故乡。走到村口，远远地望到那棵乌云似的古槐，施滉从未有过地感到亲切，眼里差一点冒出泪。母亲不在家，妹妹也不在家，施滉在屋里转到屋外，坐立不安。父亲喝着茶笑道：“想妈妈啦？你到灶房看看卖豆腐脑的挑子在不在。要是在，她就是下田去了；要是不在，就是卖豆腐脑还没回。”

施滉跑进灶房一看，卖豆腐脑的挑子不在，立刻出门往北城门的

方向跑。跑了好远一段路，迎上了卖完豆腐回来的母亲。施滉在路边立住，大声叫了一声：“妈！”母亲望着施滉，心里一阵欢喜，儿子长高了！施滉要替母亲挑，母亲不让，施滉坚持，母亲只好歇下担子，让给儿子。

这个暑假施滉过得有些特别。家里事情很多，但母亲只喊妹妹做，不让施滉做。施滉觉得这样不好。妹妹是女孩，力气比他小，凭什么多做事？这明明是重男轻女的旧思想作怪。烧豆浆，做豆腐脑，家里每天要用很多烧柴，施滉主动上山拣拾树枝。母亲下地割麦，施滉跟着下地，帮着把麦子往起捆，堆成堆。母亲不让他做，对他说：“你天天在学堂用脑子，人辛苦，放假回来就该歇息了。”施滉任由母亲说，手里的活没有停。

十三岁的孩子本是贪玩的时候，施滉对玩却没什么兴趣。没事他在家翻书。父亲有一柜子书，《论语》《孟子》《三国志》《世说新语》等。好些字不认识，囫囵吞枣地看。母亲怕他看书累，要他歇息，出门散散心，他出去转了转就回来了。进了篱笆院子，施滉在石碾子上坐下，看田野，看远处的山，看山后面的天空。母亲见他这副样子，不明白怎么回事，父亲微笑着对她说：“没事，你儿子好着呢。”

施滉当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暑假对他来说十分珍贵，因为假期一结束，他将随父亲去昆明读书，从此以后山遥水阔，地老天荒，竟再也没有回来。

让施滉去昆明读书，这是施德培认真考虑后作出的决定。昆明有所云南军医学校，教学水平高，有名气，学生学业期满后，可接着报考天津高等军医学校，毕业后可由国家安排就业，薪水丰厚。施滉有个叔叔叫施德才，刚好在云南军医学校任教务主任，施德培写信与他联系，请他帮忙让施滉进校就读，施德才满口答应。洱源距离昆明上千里，这一路又是山，又是水，去一趟很不易，舟车转换颠簸辗转至少半个月，不要说孝子坊村民，即使洱源县城里的人，去过昆明的都不多，那地方太远了，远到天边去了，一辈子很难指望去上一趟。但施德培